



黃文獻公文集

筆記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邵子之說為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



邵子為主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矣知非河圖也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辯不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說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瞻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復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公多傳之而秘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卦為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國尚書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

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王河圖後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以八卦為河圖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尚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采始滑漢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采與采始與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解之獨鄭玄忽作留而謂留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留為笏也其說尤異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因

姜里時伯邑考已為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
得不立非舍也史記云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
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為太子耶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謂異其
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餼於人者反借以為雅
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
類者極多此特其一耳

春秋左氏傳聲子襪而登席杜預曰襪足衣也

程泰之演蕃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為陛下按大戴禮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則陛
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
祖考永永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
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辯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幼而狗齊家語大戴記並作獻齊司馬貞曰
狗亦作瀆蓋以狗與瀆音相近瀆與獻文相近而言也
又曰瀆當讀為迅則又因裴駟訓狗為疾而以迅為疾
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

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闕疑之義乎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
為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
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塋橋山乃於封禪
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
或對曰黃帝已仙郡臣塋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叙事
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為
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
自黃帝始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
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為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
虞而下繫辭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
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鍾史寬舒封禪書註引
徐廣曰鍾丈志及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註引韋
昭曰黃鍾人姓名一以為地名一以為人名前後自相
矛盾漢書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
鍾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

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鍾者又似可疑耳
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
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
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
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
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為曹無傷無傷
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其闕文
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
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
引高帝語却皆有劍字作文而好用歌後語以為奇者
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
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
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云後
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
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
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

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
應劭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
後三年之語不取應劭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改
也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
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為篡器何耶

漢游俠傳茂陵守令尹公註謂守者朱真為之或以為
宋之權行守試即其儀制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
一旦真令至復單車歸為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

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賀序之崇卑而
已其所謂行尤與漢不同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
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寄祿官
高於所任之職事乃為行也

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
於習鑿齒紂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
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
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
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内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始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羅軍節度使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藩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為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嘗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

平王大詔令及今新脩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之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昂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篡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勲野錄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直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捨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

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穎濱主分祭
朝廷迄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
元豐元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復行合
祭以伸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備元豐六年之制仍
集官詳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
密都承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
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
通燿火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復執
前議蘇轍時為門下侍郎請降有罷議而安世議狀竟

不得上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嘗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
紹聖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
四祭地謂朝廷從合祭說以至於今尤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記孝宗聖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
曰淳熙中張說為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
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
遣中使賜以上樽珍膳說因附奏良祐奉旨集客而良祐
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祐迄不
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

愕然按宋實錄陳獻甫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翰為良祐而不知良翰傳未嘗不載也且說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為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坡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為簽樞累進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東史筆者毋責可也靖康元年宗忠簡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飛時肆麾下犯法當斬忠簡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留之軍前會金人犯汜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為踏白

使已而凱旋補為統領尋遷統制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陵之於張蒼滕公之於韓信暴勝之之於王訢大抵相類漢史備著三人之事以彰其奇遇飛孫珂撰飛行實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家傳今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備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侵明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

公與語大悅即令授館而禮遇為供張服御之盛比它
重客有加入咸驚訝既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
庚戌第寶祐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闕京湖
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備差遺五年丁巳正月一
日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於江陵府治聞
檄立信同先戶部護送歸葬宣城而先戶部為撰行狀
上於史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畧與吳
公等入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
所舉新史於立信傳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

名誤以夢炎為應炎是猶可諉曰庶官名不登於史冊
無所於考立信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託亦弗
之考而亭采傳聞之異辭以七年為六年則歲在丙午
又以為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思兩年皆非
策士之歲後之秉史筆者所宜考焉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貌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
先曾祖戶部府君忝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
諭實與公並命同一牛詞是年十一月貌孫除監察御
史而先戶部奉勅兼樞密院編脩官後九十年是為令

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為太學蓋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為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學士諭皆師儒之清選也間嘗錄家藏先世所被告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訛近閱新宋史貌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告詞首云勅史館校勘朱貌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尤足駭其為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于此以俟後之秉史筆者刊正焉

雜辨十三則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司馬子長楊子雲皆以為疑或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岳之後四岳即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又叔於許為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以為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知必欲旁引曲證以實其說所謂子州支父召戶之農者又為誰乎姑闕其疑可也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為宋繆公之後音謬者為秦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

皆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繆也繆固有兩音一與繆同
秦繆可音繆安知宋繆之不音繆乎古人固有以紕繆
之繆為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
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
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為據
乎漢有繆忌字正作繆父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為
一而忌之名亦辯證所不及辯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翟
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
自相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
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柏
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
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謂者並為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
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
臺中書為西臺祕書為塹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
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
有令僕尚書丞郎官猶令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
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

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
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為
勅當是誤以梁字為勅也程叅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
南史賈希鏡傳勅註郭子既以帝命為勅而興嗣傳云
勅制寺碑尤可為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攻宣秉
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為勅
自漢已然秦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宋元章自音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為芋蒂或為黻
黻與蒂猶可通用芋乃芟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圖故人

入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回絕米懷玉五代有沙陀米
至誠非若樓之與婁邵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
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初
平初起豈皇與黃可混為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
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
為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或作黃而山谷則自
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蓋未嘗
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為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丈人

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
又以為張說因東封而其婦躡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
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
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
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博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
而弗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槃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
巨京及蘇文忠詩云大弛一弛何緣穀已覺翻翻不受

槃陸放翁曰槃作平聲押用漢註也燈槃亦謂之槃音
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槃夜珠圓漢地理志朝
鮮民飲食以蔓豆顏師古曰若今之槃音其敬反韻書
槃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義山以槃為去聲蓋本於此
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
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櫳予曰既
云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
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云簾櫳恐損

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嘗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仲芳隨官至郴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耳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為人言而為之永慨或曰傳錄者既以廟諱同音而為之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武相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狀之則二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為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字本不必避禮部韻畧諱而不收者失於不考也况當

時諸公詩篇中所用樹字不一姑以大蘇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鉦閣風驚樹罷琅玕孤城吹角烟樹裏清風欲發鴉翻樹等句作於熙寧元祐紹聖元符間未嘗以為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記註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註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皆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
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為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
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
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為二斗
非也南斗於次為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
之南斗以別北斗耳若所謂斗覆為豐年者乃天市垣
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黃文獻公題畫詩

題趙涼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况異瑞呈瓜田生五而成十竒偶出自然觀
物可知德發祥匪由天願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
表同休雅詠流綿綿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
人有真聽無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况覓聲處所起視
南山高明月在庭戶應念朝市人聞鷄走風雨

題趙公畫蘭竹

猗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夭夭彼棘心胡為久吾側

題馬虛中畫

人在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款乃聲但見山水綠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雙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
石床卧聽松風聲秋風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
鬱紆遲暮祇自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
但見層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
騎麟翳鳳者為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
流水桃花尚春色為言白石久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
忽然長揖不肯任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為握手賦歸來
永與人間風雨隔

題錢舜舉畫

鳥雀鷹鷂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內兩雀亦分弱與強
一遭搏噬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

人間萬事無不然，雜蟲得失安足言。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
隱者新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晝永，白雲重重蒼喬木。
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
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靈翕霍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
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吳儂飲山湑。我欲從之不可到，
細字長書俄滿幅。毫分縷析極根柢，大義森然見條目。
鄙人媿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更僕。頗聞石洞闕遺音，

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傾詠寄綢繆，衰朽終期挹膏馥。

題醉歌圖

翰林主人天上来，布帆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天一色，
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祇有水竹無亭臺。
碑材久已沒荆棘，屐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
今我不樂胡為哉。太官馬潼遠莫致，鄰翁綠蟻浮新醅。
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間別有一天地，
不知何處為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醯雞塵甕何喧豗。
黃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真學士，

鋒車流水行相催
瑤池曲宴多雨露
歸歟酌彼黃金壘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緲碧波中
曲檻方櫺面面通
雲氣傍花如欲雨
柳絲垂地不驚風
千年華表人非是
九奏鈞天樂未終
更有殘山并剌水
頌君迴首六橋東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
洞府新開碧海涯
石上仙人留足跡
春深磳水出桃花
流傳圖畫幾千里
生長兒孫只一家
目斷飛鴻那可到
舊遊空指赤城霞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岑江上
初日團團水底紅
鼉吼忽搖千尺浪
鷗飛仍挾半帆風
遙看島嶼如星散
祇謂神仙有路通
及此棲身萬人海
舊游却在畫圖中

避暑圖

一丘一壑古遺民
十里清風不屬人
閑對青山揮白羽
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圍棋洞口歸
天荒地老已多時
人言此客殊癡絕

畫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
浪將恩怨向人傳
無端更被丹青污
狼籍春風數百年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
忘却山中有白雲
忽見畫圖疑是夢
冷花涼葉思紛紛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貌不成
翠深紅遠若為情
江南有客頭空白

腸斷東風百轉聲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烟
想見春風士馬閑
玉勒錦韉塵土化
畫圖流落尚人間

水僊圖

脩脩翠羽映鳴璫
誰遣乘風過我傍
歲晏高堂空四壁
一簾烟雨夢瀟湘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尚青枝
地老天荒石不知
故國小臣誰在者

蒼梧落照不成悲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
竹竿裊裊不成叢
絕憐意匠經營處
都在風烟慘澹中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
亂山高下白雲層
夢中猶識江南路
惟恨舟人喚不應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
海闊天高月正中
坐對畫圖如夢寐

六街塵土盡濛濛

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

床頭書畫正縱橫
忽值今朝醉眼醒
起向米家船上看
青山元是舊儀刑

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
驢背春風度市門
不到人間今已久
多應醉卧古藤根

贈寫真

自是清時翰墨流
水林下莫淹留
漢皇正在麒麟閣

欲畫將軍博陸侯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畫濛濛
百二山河一夕空
收歛神功歸化筆
野花啼鳥尚春風

題清鏡閣

投老歸來賀監船
何時結屋鏡湖邊
羨公高坐毗盧閣
萬水同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
獨遡剛風直上天
家近孤山春樹好

歸期莫落後千年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為雨
雲氣垂垂欲傍花
莫問前村何處覓
垂蘿盤石即吾家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
貝闕琳宮縹緲間
筆底春風殊未老
蟠桃積核已如山

次韻題墨梅

一自携家湖水東
放舟時度玉花叢
因君貌得橫斜影

閑却孤山月一蓬

題明公畫蘭

吳僧戲筆點生綃
娟娟幽花欲動搖
夢斷楚江煙雨外
秋風灑水暮瀟瀟

黃文獻公文集

字鑒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為法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礪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緝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後知有六藝之目

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
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釋之原然則雖書亦
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
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資身諱世之
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
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
千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
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
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
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於生則
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鑠金凝土
弓車皮玉畫績之事雖藝成而下莫有不法而書之法
無述焉蓋其於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
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
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盡可無以著
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搥胸而嘔血

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於今之厚而徵於古之畧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不錄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軼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為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稍邁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為序庸俟覽者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闔閭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為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群玉之府而採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為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梁稷黍魚肉果蔬人

所資以為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
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
蹄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
蟲蝸范蜆蝸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
也世盖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
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
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
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
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

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
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
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
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多易吾之多
也哉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
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
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

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
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于他書後生
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
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
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
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
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
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
志杜氏通典為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

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
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
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為一書而奏不
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
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
要之書所為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
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
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
之未備折衷其抵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

多矣豈後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某獨翹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

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豢於貴驕而綴為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爽朗穎出不羣卅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為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覲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為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

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為訓
典播為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兩周旋其間又
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埴鳴而篋應也逮伯兩勦
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
伯兩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迥發欲一經
伯兩之品題者無不扶所長以為贄而伯兩皆莫之拒
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兩負其超邁卓
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
獨立周覽六合心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

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
章之變化與之相為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文總
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為後先
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某為之序而刻寘
伯兩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
序續集者寧不為之畢其說乎

黃文獻公文集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准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
名御史也公平居無它好玩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
求售者輒援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絨滕度置覆以傑屋
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逮今十有年嗣子耀州史君
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間嘗諭于某
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為之記別
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蕩谷

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於諸大老無能為役然托雅故於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宗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不足徵尚何恠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

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為江浙宣閩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止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於斯文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丘隴屋壁之遺

而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為之子克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閣公所為碑銘此不著耀州名駒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輒購以重貲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

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為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喜觀者為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竚者為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執蕉筴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檜下擘阮者為陳

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
竚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
士偶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凡著幅巾者十有一人烏
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
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
其一為道服繭衣紫氅黻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
童捧石研兩女奴雲鬢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
褥玉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恠石淙流曲徑危橋
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葳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

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秉間寓意繪
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為誰記作於政和
甲午後一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
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茲圖其
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
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
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々流傳至今使况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於士庶之家固

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直為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為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西湖書院田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所統吳越閩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為書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跡所存

而表顯之以為學者之依歸不然則好義之家創為之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杭之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規制尤盛舊所刻經史群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亡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徐文貞公持節使者節蒞治于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西湖上所祠三賢於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詳達於中書畀書額立山長負異時書庫官之所掌悉隸焉顧所以贍之者田皆薄瘠且遠在它州縣富歲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廩給之須猶或匱乏而弗繼未有

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二子嘗肄業其中念無以報稱乃捐宜興州泊陽村圩田二百七十有五畝歸于書院遵著令減其租什二實為米一百三十有二石請別儲之以待書庫之用而毋移它費凡書之刊缺者補治之舛誤者利正之有所未備者增益之主教事者既白于儒臺而轉聞于憲府俾有司蠲其田之繇役慮後人昧於所自而隳其成規徵文為記以示永久昔蘇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為物之悅於耳目適於用而不弊不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於

其書既取而用之而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書誠可悅而適用不弊而不竭矣使傳刻者歲滋久而常無弊則摹造者日益廣而豈有竭哉向之書院若白鹿洞若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意於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之不完此仁者之心無窮之惠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能玩味其英華而究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蘇公所以歎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易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蘇公書院之先賢庸顯誦其說

而推明之以為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夫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黃文獻公文集

鄧文原神道碑 節錄

鄧文原字善之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後屢遷至杭州遂
家焉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後以科舉事廢遂一
意務為聖賢之學開門受徒戶屢嘗滿遂見知于徐文
猷公瑛高文簡公克恭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承旨閣文康公復于寮友少所
假借獨見推重成宗崩預纂脩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
公構並為承旨構見不同閱公所具橐互有指摘公不

與辨第令積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延祐初仍復科舉公為考官慮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考亭貢舉私議揭示之士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後僉江南浙西廉訪司事政多明察洗沉獄豁冗稅民以為神移江東建康道亦多美政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集賢直學士被旨知泰定元年貢舉俾充讀卷官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後以脾疾乞謝事南歸歲餘擢嶺北湖南道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

薨于抗年七十贈

追封

南陽郡公諡文肅

公丰姿凝粹氣貌

純明內嚴外恕平居善處窮約外家游清猷公侶相理宗門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又嘗客于故后族謝氏家視華靡豪縱漠如也友人病以金託公曰死後願以遺吾親及死或竊以去公買金付其家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丹砂象齒為私覲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清白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為文精深典雅主東南文章之柄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內制集素履齋藁若干卷

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奉
知政事獲軍

行于世工楷法尤精于行書急就章與趙魏公齊名徽
仁裕聖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集賢待
制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皆賞官而公不預後乃
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數百人如
御史中丞王士熙馮恩溫位最顯考鄉舉門生得翰林
侍讀學士秦不花黃潛其受業上庠而掇巍科躋膺仕
有名于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

卒年七十乃天曆元年五月

柳貫墓表

翰林待制

貫字道傳家於浦江縣西烏蜀山父與外大父同擢右

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賢義取兩文易西武賢于今文為
貫故公自署其名為貫云公幼時嘗侍父謁神祠得旁
人所遺金珠萬緡密伺其人復至而還之其器量不凡
如此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執弟子禮于同里方鳳
括吳思齊粵謝翱三先生以風節行義相高公周旋日
久與之俱化與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句章戴
表元隆山牟應龍永康胡文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始以
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又為昌國州學正達官大人得
公文皆竒其才薦授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後為江西

等處儒學提舉多政績秩滿歸杜門十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所居僅庇風雨餽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至正二年以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脩官起于家復留主文衡于鄉闈事竣乃行到官八月而卒享年七十有三集賢大學士吳直方國子博士吳師道敦鄉曲之義經理其喪南還公氣韻沉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桀驁者望而意銷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于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才完氣充

事詳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工篆籀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沉潛于理學以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藁二十卷傳于世金華宗景濂為明朝文臣之冠實公受業門人焉

張樞阡表

張樞字子長婺之東陽人後復徙家金華幼聰慧爽朗受教于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藏書數百卷金石遺

文千餘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
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宗高宗
忘親事仇而追為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為當時狃于宴
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尚多無不降歎猶齡益
自愛重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古人或問以古今沿革
政治得失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
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之
闕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
旋皆驗許白雲先生以益友待之為文不喜瑣瑣推明

經史為務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
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叅以儒先之說裁以至
當之論為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于春秋卓然
有見于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
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寢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三
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
之金之鉅儒有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于
世暨入元先生之諸孫公嚴以憲節來蒞于婺索其稿
請子長為之校讎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

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
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
彼也壽父獲罪于武侯而壽又為武侯子瞻所薄故于
武侯之駿功偉烈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挫司馬懿亦沒
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
贊後主納款于魏賈降覆國不以為非反善其策餘所
書往往類是及糾其疵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
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
載紀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于其

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于異代之
史皆為更定而于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
必叅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
各篇之後命曰訓志經筵檢討危素言子長是書主義
精密可資勸講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
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典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宗之
亡也將相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
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
官得若干人為宗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歲銘

贊頌碑記序說志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干卷前後大臣
荐備遼金宋三史及召翰林備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又江西鄉闈奉書幣迎司文衡子長俱竣辭力却
人以是益高之子長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卒至正八年
享年五十有七白雲先生之子許元為狀其行實乞銘
于危素且求黃文獻潛表于墓云此表以子長著書有
閱經史故節錄之不以書名見取者也

龔璠誌銘

龔璠字子敬世居高郵祖父仕宗俱為五吏曾祖以避兵

曾祖炳宗獨貢進士
祖基先祕閣修撰太常
少卿
父進采直寶護司叅卿
先以宦游平江又家焉

徙鎮江卒葬城西五洲山因占籍焉子敬刻意學儒先
輩趙崱俞德鄰戴表元仇遠胡長孺盛彪為忘年交聲
譽藉甚東平徐公持浙右憲節辟舉教官歷平江之和
靜學道兩書院山長調寧國路儒學教授遷上饒主簿
丁母憂不赴服除授表之宜春丞歲餘移疾上休致之
請遂以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任命下先生已卒于
宜春矣乃至順二年享年六十有六在和靜刻春秋大
學等十九書以惠後學子魯彙次所著詩文若干卷曰
存悔齋彙云

王昌世誌銘

王昌世字昭甫宋末尚書王應麟子尚書以宗社已墟
杜門不仕惟究心于經史先賢名理之言羣公經制之
統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典禮之因革殊聞
異見靡不悉究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習臺閣故事
為宗三百年文獻所存蓄書萬卷後燬于火與子昭甫
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所著有玉璣數百卷傳
于世昭甫以尚書恩補承務郎值鼎革未及祿而隱居
終身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藁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豫章豐城人今富州是也祖考俱弗仕
公幼而穎悟刻苦篤學發為文詞咸中矩度年二十餘
遠近敬畏而師事焉湖南帥趙文惠公淇一見輒驚異
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文公鉅夫涿郡盧公摯鄧文
肅表文清虞公集臨江范梈浦城楊載以文墨相頌頡
尤受知于中書李韓公益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
敏益順元文敏公明善相為推輓交薦延祐初由布衣
入翰林為國史院編脩官天曆間為奎章閣授經郎教

勲戚大臣子弟多為國重臣文宗每稱其字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其見重如此元統初入直奎章閣上適至觀玩法書名畫珍玩器物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姓氏名在經筵多所啓沃立朝侃侃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每備遼金宋三史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才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而歸於至當公為文嚴整精覈詩長于古樂府選體律詩偉然有盛唐之風善楷書尤工于行草國家大典冊及元勲茂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公人子欲顯

其親者莫不假公文為重仙翁釋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享年七十有一于至正四年秋七月薨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子法字伯防亦以詩文字學名于時

贈護軍追封魯寧郡公諡文安

撮錢翼之銘志

錢良右字翼之晚號江村民平江人世不仕幼時受知于浙西部使徐文貞公令親簡編翼之亦自勵于學能詩文見重于諸大老如周公謹龔翠岩戴剡源年獻之胡石塘李息齋鮮于伯機皆躬行輩與交而趙吳興鄧

巴西尤厚遇引拔至大中署吳縣儒學教諭已而代去
輒不復出居間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於人一室
蕭然坐客常滿御史周景遠薦舉宜在臺閣未報而至
正初中書被上旨擇工書者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
司趨翼之以應令館閣交薦而翼之志在丘壑至是亦
已老矣大叅金源天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代奄有
吳越子孫多在東南君其苗裔耶翼之曰此無從稽也
某之先有甓壚沽酒者每見故書紙輒手拾嚴而焚之
曰吾子孫具有興于文學者乎公聞之深服其質直翼

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學士虞伯生為之序精古篆隸
直行小草咸妙絕子遠字伯行好學能文亦善書嗣其
世業云

韓明善誌銘

見有趙子昂飲馬圖卷詩故節錄之

韓性字明善其先相之安陽人宋魏忠獻王八世孫世
有顯官扈蹕南渡家于杭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
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
老生宿學皆歎異焉胡元混一凡在班行者多携故所
受告勅入換新命先生之父寺簿公獨挈家居越杜門

不交人事周旋家庭以聖賢之道自樂博極羣書靡不
極其津涯深造閭城秉以制行表裏如一胡長孺兄每
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四明戴元表唐珏王潛王易簡
理得呂同老後初王監簿英孫往還尤密每值風日清
美或同扶策于雲門禹六或禱舟于耶溪鏡湖逍遙容
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為世外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
負笈從學與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後門人李齊
以進士第一為御史舉其行義上聞而先生逝矣年七
十有六卒之歲為至正元年所著有禮記說若干卷書

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
傳於世續郡志八卷藏于有司餘天文地理醫藥卜筮
浮圖老子之書咸有論著惜以非世教所急遂散佚無
傳焉

附錄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黃文獻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于
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朱世濂傅藻等
塋于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明年以
門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同郡宗濂之狀至京師屬臨

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官學京師辱公為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為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脩后妃功臣傳素復為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丞公千載之託我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于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從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枋國殺議已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礮劒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

以轉運使薦當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為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瑒以進納恩補丞節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淞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叅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

朝請以為其後妣童氏公之在任二十四月始生母夢
大星煜煜然墜于懷生甫晬即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
比成童不妄出門能倍誦書詩造學為文下筆頃刻數
百言著吊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
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諭叔奇兄弟耳
稍加工其不與之執衡乎因留受業弱冠遊虎林故都
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巖期公甚遠歸後
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
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

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
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
真儒行仁義為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
海縣丞縣地頻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于有司屬民
為甚編昨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尤為橫暴公皆痛繩
以法吏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
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為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
知其姦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逃兵捕盜販者急
遂沈鹽于河帥衆以拒逃兵怒為取它私販事以實之

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諉焉公為黜其以賄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翹昏田闕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壹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于龍社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丞制遷石樞西場鹽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為尤

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析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舡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摠其事者私焉公泣是役擢節淳蟲還其餘錢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脇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徃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寘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于官徃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

野語僣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
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唐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
署文牒發來為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
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偽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
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
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為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
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
轉丞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入拜所親

疑作誣

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于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
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
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
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淞等處儒學提
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募脩
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
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朶爾直班公令中書左丞相太平
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
脩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

見慈仁殿 上語朶爾直班曰父臣年老正宜在朕左
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
知經筵事脩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
里不俟報而行 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道還
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淞丞相達世貼睦通公承制
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為之傷悼
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
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
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

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
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疊
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
見諸論著壹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
為體布置謹嚴授摠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龜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
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它求文者日
盈于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
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

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捕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仕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銖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震一旋踵間照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數然

終

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徙豫章蔚身名家定居烏傷當宗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迺振文鐸蚤懸其車台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甚隆官情弥薄掛冠歸休翱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文獻之丞系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為歸全述銘著德東塾之阡中奉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乾隆戊子中春闕里孔繼涵於琉璃廠購得宋元人集十餘種並此抄冊

宋元人集
孔繼涵

琉璃廠
孔繼涵

